

逃家 RUNAWAY

一個街頭少女的日記



伊芙琳·劉／著
顧蓓曄、張秋林／譯

●華裔加拿大年輕女作家一鳴驚人之作!!

INTERNATIONAL VILLAGE BOOK STORE

國際村文庫書店

〔加〕伊芙琳・劉／著
顧蓓曄、張秋林／譯

逃家——

一個街頭少女的日記



國際村文庫書店

書名：RUN A WAY: DIARY OF A STREETKID 逃家

國際中文版授權©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Copyright © 1989, Evelyn Lau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Bukowski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4, 國際村文庫書店

鳴謝

我想感謝以下各位，他們對《逃家》一書的最終出版，都起了促進的作用：

——加拿大議會的研究項目，感謝它慷慨的經濟資助。

——戴尼斯·布考斯基，我的代理人，感謝她的理解和堅持。

——南茜·弗萊特，我的編輯，感謝她付出了艱巨和巧妙的努力，從而使作者和出版商雙方面都很滿意。

——約翰·尼科索斯，道格拉斯·喬克，羅伯特·哈羅，以及其他數不清的人，他們在我面對難以處理的法律問題時，撥空給予了我寶貴的意見。

——布萊恩·伯爾克，不管結局如何，感謝他的大力支持。

——蘇·尼維爾，一個無需知道過去的現在的朋友。

我還要感謝許多編輯，在我致力於寫這本書時，他們繼續對我的其他作品表現出興趣，並且爲我提供了新的機會。



獻給

照顧過我的精神病醫生和信任這本書的弗雷德·克爾納

從雛妓到一名作家

帕特麗夏·赫盧奇
羅布·豪厄特森

我正沿着格蘭維爾南街走着。他從小汽車裏認出了我，因為我略有東方人豐滿的胸部。他進入了小巷子，在我面前叫着我的名字。我們談了一會兒。當我重新幹妓女這行時，他是我的第一個嫖客——那是在我充當應召女郎以後的事。我可能同他有過三次關係。我意識到我的變化是多大啊！過去我只要沿着這條街走去，便老是神經異常緊張，擔心那些老嫖客什麼的可能會認出我。不過我並不感到有什麼威脅。那天早上，我從六點鐘起就在寫作，而此刻已是下午一點左右了。我感到自己的寫作還是多產的；這不是他所能強加諸我的某種東西。要是若干年以前，我會想到：「我自己是不是夠美？他還會召喚我嗎？」而現在，倒是我為他隱約地感到不安了。

——溫哥華作家伊芙琳·劉

♥ 22歲，以往的一名妓女，她描述了最近發生的一次事件

伊芙琳·劉一直迴避這種看法，不過她以寫作使自己得到救贖的經歷，看來是真實的。十四歲的那年，她在傳統價值觀念上，和她的中國移居來的父母發生衝突以後，她從家裏出走。在接下來的六年裡，她斷斷續續地賣淫，她經常使用着各種迷幻藥物、鎮痛藥，後來還使用一些能起鎮靜作用的東西。由於伊芙琳·劉把抑制劑和含酒精的飲料混淆了，服用後神志不清，有好幾次她被火速送進了醫院。她受過九年的教育。曾有好幾年她沒有和家裏保持聯繫。

然而，伊芙琳·劉說她逃離家庭的主要原因之一，就是她長期渴望當個作家，這種渴望在過去一直不曾減弱過。她十六歲時，手携一部九〇〇頁的手稿，找到了作者對外事務代理人丹尼斯·布科夫斯基，後來這部書稿被壓縮了三分之一，取名為《逃家：一個街頭少女的日記》，一九八九年由哈珀·科林斯出版公司出版，成為極為走俏的暢銷書。然而，劉對自己是個作家依然表示懷疑，她終於又充當應召女郎，出賣自己的肉體。一九九〇年，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詩集《汝非所願》，可她繼續接客賣淫。去年又出版了第二部詩集《俄狄浦斯的夢》。由於這本書的出版，廿一歲的劉，成為歷年來提名總督文學獎中最年輕的詩人。劉由於自尊心的增強（文藝老將歐文·萊頓稱她為「我一直期待着的詩人」），政府給了她足夠的錢，

以及自己自由寫作的收入，最終她放棄了皮肉生涯。八個月前，她說，她已經結束了對任憑對方供應的鎮靜劑的依賴。

現在，伊芙琳·劉正在享受着這種成功的喜悅，而這種成功對許多成熟的作家來說，只能說是夢寐以求的。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《新來的女郎》（哈珀·科林斯出版公司出版，售價20加元），剛剛問世就引起許多熱烈的評論。由於劉在小說方面頭角初露，就顯得不同凡響，現在她已經和紐約市太陽神出版社訂有三本書的合同，一九九四年，該社還將在全美國發行她的《新來的女郎》一書。

中美文學超級明星艾米·譚，通過有影響的專業雜誌《出版者週刊》，讚揚了這位加拿大女作家伊芙琳·劉，這就為她的作品進入美國市場鋪平了道路。同時，明年一月，加拿大廣播公司電視台，將播放《伊芙琳·劉的日記》，這個劇本是根據她的《逃家》一書改編的，長達兩小時，導演為獲獎考斯特拉·岡納森。

多倫多的布科夫斯基，繼續充當了伊芙琳·劉的代理人，他對這位女作家六年來的巨變，深感驚異。「在我遇見她的時候，她還是一名情緒不穩定的阻街女郎。」布科夫斯基說：「而現在，她和我所認識的最正常的人都別無二致了。她對寫作總是情有獨鍾；是寫作挽救了她。有幾次寫作把她從死亡的邊緣上拉了過來，而她現在幹得挺出色。」

在別人面前，伊芙琳·劉的舉止顯得頗為自信。最近在多倫多一家餐館中接受記者採訪

時，她看上去愉快而又活潑，遠不像她的新書封面上的照片那麼嚴肅。她好像是一位時髦的女大學生，穿着黑色短上衣，粗斜紋棉布的寬鬆運動短褲也是黑色的，腳上穿的是雙短統皮靴。在她啜飲着冰茶的間隙，她說，她對別人驗明她是「寫那本被迫賣淫的書的女孩」，感到很厭倦。她希望，《新來的女郎》那本書，會使人們忘記《逃家》。

然而這部新的書，乃是伊芙琳·劉出賣肉體那段時期的結晶。書裡10個短篇小說的中心都是圍繞着女人，有的牽涉賣淫，有的涉及各種扭曲了的感情關係，這些關係使她們感到自己就像是妓女。小說中的女主角，通常比她們的男夥伴年輕得多。有些女人是賣淫的新手，就像一篇叫《卡羅爾》的小說，當小說的主角卡羅爾認識到自己在幹着什麼，以及接客前需要注射藥物時，總會感到震動。也有像短篇小說《婚姻》裡所描繪的那種女人，她們不是妓女，但她們不能夠拒絕已婚情夫所贈的金錢。

感情上的疏離和痛苦，就像是溫哥華的雨水，滲透在各個短篇小說裡面。伊芙琳·劉筆下的許多婦女，在感情上都產生了分裂，一方面在和男子的關係上感到極大的痛苦，另一方面她們又不能挽救自己。

在《喜悅》這一短篇小說裡，劉描繪了這樣一位女性：「她被綁住，而且就要挨那短馬鞭的抽打。她像個Y字形在床上伸展着，身下是給人涼意的棉被，而風自她身上疾吹而過。」作家這樣寫着，顯然是捕捉到了她那種興奮的感覺，那種興奮感勾畫出了她的性格，一名成

功的職業婦女，回到了她以前挨過鞭子的一個套房裡。然而隨着故事的發展，女主角開始感到自己拋開了自己。「有人還在哭泣，」劉寫道：「『關上全部門窗，關上全部門窗，』她想要說，然而這些畜生仍繼續地走進來。」

短篇小說描述了大量的性行為變態，但是伊芙琳·劉迴避了這是不是她自己的生活一部分。「我在過去當妓女時，體驗過這些短篇小說中所說的情感。」她說：「當然，我也讀過很多。」她笑着補充說：「另外，我也責備過那些過着施虐狂與受虐狂生活方式的人，在我受雇為應召女郎時，那是一種極為普通的狂想。」

伊芙琳·劉回憶起在她從事色情行業時，那長長的一個惡夢。她總有個牢不可破的感覺，是由於她「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寫作起，就相信作家是特殊的人，世俗的慣例對他們並不適用。」她回憶道：「即使當年我為妓接客，那只是因為在我的內心裡有這種東西，儘管這東西大於我自己，而我還是拿着它在周圍轉着——我能不斷地冒險處理它，而且畢竟相安無事。」

伊芙琳·劉說她六歲時，還沒有進學校就學着閱讀，並立志當個作家。她十二歲時，就將自己寫的詩、短篇小說和散文，投寄各個出版單位。儘管她在全國各地青年詩文競賽中獲獎，然而女孩的父母却不和她共享這份歡樂。劉所透露出來的這些情況，就是因為她父親是位白領階級，母親是位家庭主婦。她秘密得知，他們和妹妹還居住在東溫哥華。根據劉所講的，過去她父母堅持她從事一種較為普通的職業，如法律或醫學，而不願讓她寫作，因而，

這位十四歲的優等生便逃家出走了。

爾後，伊芙琳·劉被介紹到溫哥華市中心賣淫，她以此為生，度過了廿二個月沒有規律的生活。她住在一些人的家裡或朋友那裡，繼續寫詩和寫了後來發表的日記《逃家》。不過這些成功並沒有使她得到巨額的版稅。劉極力想使自己成為報刊的自由撰稿人，但色情行業終於使她又一次受到了誘惑。

「我為這許多事情感到羞恥，」劉說：「同時，當《逃家》一書出版，使這些事情就更鐵証如山了。我曾擔心，由於我所做的一切，往後再沒有人會想要我了。我還常常想到，我不適宜在寫作圈子裡。我沒有幾個朋友，我很少有可以信賴的人。我沒有會見以往經歷中的任何人，但我過去也沒有足夠時間去設計一個現在。唯一使我感到不尋常的，那就是我當過妓女。正是那些給了我安全感。」

對傳播媒介攻擊《逃家》撩撥人心，伊芙琳·劉感到困惑。採訪者所急於會見的某人，正是他們放肆歪曲的這位年輕無辜的加籍華裔女子。在一連串聳人聽聞的報導中，以一九八九年秋季，劉在電視中出現達到了高潮，在她正前面閃出一條橫幅標語，上面寫着：「年僅十四歲的妓女」。

而現在，伊芙琳·劉說，她無法想像再回到賣淫或者吸毒的老路上去。「我越是我感覺良好，越不需要精神上的寄託。在我的生活裡，現在已經有了其他的東西。我無需再依靠嫖

客來使我感覺良好。即使如此，作為一名妓女，他們同時也使我感覺很壞。我發現，我再也不是無能為力的。」

過去的一切留下了它的痕迹。根據伊芙琳·劉的詩歌和小說，她對年紀較大的人，有着一種心理學上的執着型偏愛。「是的，她有位性格複雜的父親。」布科夫斯基說：「她很清楚這點。我們甚至為此開過玩笑。她仍然很想她父親把她重新看作孩子，而她也對四十歲的人心嚮往之。」然而，即使劉還在繼續醫治她個人的創傷，她同時仍在想像著那更為廣闊的世界。去年十二月，《地球與郵政》發表了她的《凶手》一詩，詩裡說的是一名塞爾維亞士兵被指控暗殺了廿九名穆斯林。伊芙琳·劉至今依然不忘自己所受的傷害。不過，現在她已轉變成為一名作家指向這種黑暗，並牢牢地把它記在自己的心上。

（賴余／譯）

譯序——雛妓與天才

顧蓓曄

●關於加拿大華裔青年女作家——伊芙琳·劉

濃妝的臉，塗鮮紅指甲油的手攬住前襟。斜睥的眼神似乎在招引過路人的目光，大睜的瞳仁裡却又分明閃爍著恐慌。她就是伊芙琳·劉，加拿大華裔青年，十四歲的雛妓和吸毒者。

誰能料到，四年以後，一九八九年，這位流落街頭過著賣笑生涯的年輕女子，卻出版了她的第一本紀實文學作品——《逃家：一個街頭少女的日記》，而且一經出版，即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。

今天，她又成了大學英文系四年級學生，明朗、自信、打扮得體。與往日判若兩人，二十三歲年紀，已被譽為加拿大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。

在一次文學座談會上，一個男孩問伊芙琳：「妳是不是以為，想當作家，就非得幹那種吸毒、賣淫、離家出走之類的事不可呢？」

伊芙琳急得跳起來大聲說到：「不，不，不是的！年輕人容易被那些關於作家如何放浪

形骸的說法所迷惑，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嘛！」

伊芙琳·劉出生於溫哥華一個華裔中產階級家庭。她的父母與所有中國父母一樣，希望她用心讀書，以優異成績考上大學，將來當個醫生或律師，過著優裕而有保障的上等生活。

但是，伊芙琳卻夢想當個作家。她對生活非常敏感，腦子裡經常展開一個想像的世界。當別的孩子還在熱中於打電動、看卡通時，她已經開始寫詩了——

總統真忙

忙得沒時間看一看天上的鴿群

忙得沒時間聞一聞玫瑰的花香

總統真忙

他忙著製造核彈頭……

十二歲時，她就嘗試著向報刊投稿，而且居然在全國各地青年詩文競賽中獲獎。然而這些榮譽並不能為她的父母所理解，他們依然固執地要她當醫生、當律師。伊芙琳痛苦極了。她常常把教科書立在桌上當門面，偷偷伏案寫作，一聽到母親躡手躡腳前來查看的聲音，就立即把教科書蓋在上面。